

难忘娘的话

□米丽宏

那年，考取县城中学，临走头一晚，俺娘说：“往后吃饭睡觉，要跟同学老师在一块儿，人在人中间，要靠别人抬。人抬你，是人尊重你；如果你做的事，叫人看不起，就没人抬。自己抬自己，抬不起来，谁见过搬着自己屁股上树的人哩？”

临上车，娘说：“妮儿要记住了，自家的东西是宝贝，能救急；救自己的急，也要想着救别人的急。救别人急的那些东西，是为你攒人缘，你要感谢它。别人的东西，是人家的，不要去爱见。啥金贵东西，都比不上一个人不爱财。”

俺娘说的那些话，一点也不漂亮，琐碎，甚至唠叨；竟然也一点一滴渗进心里面去了。以至于到现在，别说觊觎人家的好东西，就是别人馈赠，接受时也总觉不自在。“施比受更快乐”，这个感受的痛切，大概就有娘唠叨的效力。

同样，遇到有人在各样场合吹捧自己、抬自己，总替他担心，担心他抬自己抬得累。

小时候，有人逃荒到我们村，挨门挨户讨口吃的。有人家看讨饭的过来，赶紧关门拉栓。我娘却不，舀了热汤，掰一块干粮，让我们送到门外。娘说：“不要小看人，人不遭难，谁会拉下这个脸？凡事打个颠倒，就

知道咋办了。”

娘是眼里有活儿的人，很少闲下来。即使走亲戚，在别人家也不生分，屋里院里，放下扫帚拿起簸箕忙不停。娘说：屋里院里，谁家不是这一圈儿？顺手就干了。逢春夏，娘带我们去看姥姥；一看姥姥不在家，摘下墙上的锄头，径直下了地。娘说，那些地块，她做梦都想去看看的。

我娘有一点点小浪漫。晚间，她忙完了活计，喜欢看书，她读舅舅、小姨的课本，也读下乡知识青年阿姨的《格林童话选》。读过了，就讲给我们听；兴致上来，还唱样板戏的段子。她说，一个字，就像一颗仁丹丸，让人清醒；字能帮你长脑子。

那年秋天，我回家帮着割谷子，娘说：别割光了，地头上留几棵看门。我问给谁看门呢，她说给地呀。我说，地又不稀罕。我娘说：“长了一地谷子，一棵不留，地也难过，看人家明年不给咱长喽；再说，那一群家雀儿，都在那一边瞪眼看着呢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我们只在口头上说，善待生灵啊善待万物，却不想，娘一边说，一边在做着。

俺娘说的那些话，没有一句大的，细微，具体，却像一缕缕微茫的光，映亮我们内心的角角落落。

流年碎影

□黛绿

舒缓而柔和的古典音乐，流水般流淌在空气里，与逝去的风声一起，停留在记忆深处……

曾经的住所在曲折的小巷深处，是我离开老家辗转搬迁最后一次租住的地方。一幢绿藤缠绕的两层楼房有些年月了，屋檐下的一树栀子花雨里盛放，馥郁而令人怀旧的气息，使记忆复苏。在方言里，栀子也唤作玉荷花。旧日时光，外婆把玉荷花插在发髻。她在屋里忙碌着，勤快地料理家务，或如常出门，愉悦而自足。一朵芳香的花如此简洁隽永，它予人绵延的情思，使贫乏的日子平添几分清雅。

现在很少有人把花朵戴在头上，或别在衣襟，顶多用清水供养起来，放在案头。岁月流逝，我一直保持养花的习惯。在芳香的嗅觉里，体验一种文艺气息，抑或陷入美好遐思。花香润泽的岁月，过滤尘俗，净化身心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。“花的地位对人类而言，其实可与情诗相提并论；宁静安详，香气就能致远；无需做作，甜蜜已达人心。”——冈仓天心在《茶之书》里的描述浪漫唯美，使人久久低徊。

二楼的纱窗外，绿色的藤蔓自然垂下，荒芜而诗意。角落的花坛里种植薄荷、百合、洛神花、鸢尾等花卉植物，南瓜与天罗的藤蔓四处攀援。乡野气息的花朵，明媚了整个夏天。

除了芳邻花草，还有鸟雀们时常来光顾。咕咕鸣叫的斑鸠，唧唧喳喳的麻雀，长尾巴的红嘴蓝鹊，白头翁……甚至一些我认不出名字的鸟儿。它们在屋顶从容漫步，悠闲觅食。清晨是小鸟吊嗓子的時候，宛转清脆的歌喉宛如天籁之音。这些自由的精灵，偶尔在天空留一剪闲逸的身影飞向云端，飘忽而逝。

当风携雨至，细碎的雨点打落在窗前屋檐、阶前葱茏的草木间。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似喁喁细语，使人心绪安宁。时光清浅，岁月静好。在细雨纷飞的日子里，闲闲地翻阅一本古书，内心静谧安详，即使独处一室，也能感受到天地辽阔，万物有灵且美。雨后初晴，凭栏眺望，屋顶的瓦，青碧可爱。“一夕轻雷落万丝，霁光浮瓦碧参差”，典雅的古诗，分外契合眼前的意境。

楼下是个大杂院。一株亭亭的白玉兰种在一口缸里，一位老人精心照料它。每逢雨季，与栀子一样盛开芳香的花朵。有一年却落尽叶子，光秃秃的枝干在萧瑟的寒风中摇晃。以为枯死，后来被绑上稻草御寒。次年清明，奇迹般抽出嫩芽。这年，它不曾结过一朵花苞，在光阴的轮回里韬光养晦。随着时序渐进，又开始缓缓开花，逐渐繁茂。

那段时期，我随遇而安，在幽暗的厨房里做着简单的一日三餐。偶尔沉下心来，学着酿制醪糟、腌咸菜，做各种面食。楼下小孩的吵闹，大人的絮叨，打麻将的声音……各种人间烟火的合奏曲不时传来，而我并不太在意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如同生命力顽强的植物，在世间一隅，活得寂寥而丰盈。

闲适是一剂抗慰身心的良药，偶尔从繁忙的俗世脱身而出，听一听鸟语，闻一闻花香，缓解压力，调节情绪。在安静中汲取精神力量，然后轻装启程，再度出发。那些年，我独自抚养尚年幼的女儿，日复一日处理琐碎的家务，经常奔波于城乡之间，做英语家教维持生存。偶有闲暇时光，写一些文字投诸报刊杂志。生活中有泪也有笑，有过奋斗也曾经失落。蓦然回首，流年碎影中的悲欣交集，恍惚化作吉光片羽，遂隐没在苍茫的时间之河。



花开一半就好

□潘玉毅

买花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买全开的，因为花在盛开之后很快就会凋零。拿着已然全开的花束回到家中，放不了两天悉数开尽，又得将其移至垃圾桶里，岂不可惜？所以，大多数人在买花的时候通常会选几朵全开的、几朵半开的、几朵未开的，这样接下来的数天里，每天都能看到好看的花朵，似此方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。

花半开就好，人半熟就好。古人曾说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”此语乍听无理，仔细推敲却极为在理。朋友间关系的亲疏跟日日厮混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最烦的是交浅言深，明明只是半熟的朋友，却搞得好像十年知己。“交浅言深，君子所戒”，真正的朋友，即使久不联系，但风起时雨落时月圆时，总会不自觉地牵挂于心。

《论语》里写道：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。”意思是说，在饮食方面，离不了姜，但也并不贪食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在吃一道上，“只需一半”的原则同样适

用。宋人朱熹在为《论语》作集注时写道：“适可而止，无贪心也。”无贪心即是不求满，懂得知足，见好就收——人之处世做事正该如此。

以待人为例，世间鲜少有人会是全才，充其量当个人才、大才，故而在思考问题时难免会有疏漏。如果我们不管什么事都要求别人面面俱到、算无遗策，此等苛责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，久了便会令人生厌；如果我们对自已总是求全责备，每一件事都要求尽善尽美，到头来也一定会让自己觉得不痛快，以致“郁郁不得志，哀吟泣下”。所以说，花开一半就好，凡事尽力了就好。

李碧华有一语：“情字横画多，总生枝节。留三分，不是为人，而是为己。”这正印了“话不可说尽，势不可去尽，凡事太尽，缘分势必早尽”的古话。世事物极必反，有时求全不如求缺，待人抑或待己，宽大为怀，能容“不满”，说不定反而是一种正向激励。